

DOI:10.3969/j.issn.1000-9760.2024.03.005

医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职业使命感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王欣^{1,2} 李影¹ 范佳丽^{1,2} 何苗苗^{1,2} 金鑫^{1,2} 金明琦^{1,2}(¹ 皖南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² 皖南医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 芜湖 241002)

摘要 **目的** 本文旨在分析医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职业使命感的关系,为医学院校增强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提出建议和思路。**方法** 采用个人意义清单简版中文版(PMP-B-C)、职业使命感量表(CCS)、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DAP-R)和中文版希望特质量表(DHS)对安徽省某医学院的946名医学生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方法进行调查。**结果** 医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在年级、是否是学生干部上均有显著差异($P<0.05$);职业使命感和希望特质在年级($F_1=2.67, F_2=8.14, P<0.05$)、是否是学生干部($t_1=5.53, t_2=3.50, P<0.05$)、生源地($F_3=9.14, F_4=9.09, P<0.05$)上均有显著差异;医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职业使命感、希望特质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r=0.438\sim0.598, P<0.05$);医学生的希望特质在生命意义感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量=0.111, 95%CI(0.065~0.162)];生命意义感正向影响医学生的希望特质,从而提高职业使命感;医学生的负向死亡态度在生命意义感对职业使命感的中介模型中起调节作用[效应量=0.218, 95%CI(0.127, 0.308)],且负向死亡态度越高,希望特质的中介作用越强。**结论** 提高医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和希望特质水平,树立中性死亡态度可以提升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

关键词 医学生;生命意义感;职业使命感;希望特质;死亡态度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760(2024)06-192-0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sense of life meaning and their sense of calling-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ANG Xin^{1,2}, LI Ying¹, FAN Jiali^{1,2}, HE Miaomiao^{1,2}, JIN Xin^{1,2}, JIN Mingqi^{1,2}(¹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² Stud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Wannan Medical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sense of professional calling and their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new ideas for medical schools to strengthen medical students' sense of professional calling. **Methods** The Personal Meaning Profile-Brief-Chinese Version (PMP-B-C), the Chinese Calling Scale (CC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 (DAP-R)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ispositional Hope Scale (DHS) were administered to 946 medical students from Wannan Medical College in Wuhu, Anhui Province. **Results** Medical students' sense of life meaning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y grade level and whether they held leadership positions ($P<0.05$). Sense of professional calling and hope trait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y grade level ($F_1=2.67, F_2=8.14, P<0.05$), whether they held leadership positions ($t_1=5.53, t_2=3.50, P<0.05$), and place of birth ($F_3=9.14, F_4=9.09, P<0.05$). Medical students' sense of life meaning, sense of professional calling, and hope traits are all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r=0.438\sim0.598, P<0.05$). Medical students' hope traits partially mediate the effect of sense of life meaning on sense professional of calling; sense of life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哲学社科重点项目(2022AH051210);皖南医学院校重点科研项目(WKS2022Z03);安徽省新时代育人研究生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项目(2022zyxwxalk171);皖南医学院校中青年科研基金(WKS202107);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校级课题(SJD202209)

[通信作者] 王欣, E-mail: 22602669@qq.com

meaning positively influences medical students' hope traits, thus increasing sense of professional calling [effect size = 0.111, 95% CI (0.065 ~ 0.162)]. Medical students'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moderate the mediating model of sense of life meaning on sense of professional calling [effect size = 0.218, 95% CI (0.127, 0.308)], and the higher the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death, the stronger the mediating role of hope trait.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medical students' sense professional of calling can be enhanced by strengthening their sense of life's meaningfulness and hopeful traits, as well as by adopting a neutral attitude towards death.

Keywords: Medical students;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Sense of professional calling; Hope traits; Death attitudes

职业使命感是一个人通过从事某种职业, 获得自我价值感, 并以有目的、有意义的方式完成某种特定的角色, 从而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积极意义的责任感^[1-3]。医学院校对医学生的培养, 不仅需要其具备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和崇高的职业道德, 也要有良好的职业使命感。研究发现, 国内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的培养中依旧存在教育目标不突出, 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单一, 内容输出遇阻等共性问题^[4-5], 如何提高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是近年来医学生培养中的重要研究议题。

存在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存在价值, 主张人自由选择其生活目标及生活意义, 重视个人主观经验和责任感。该理论关注人对现实存在及其生活意义的解释、理解和体验, 以帮助人们创造自己的生命意义^[6]。生命意义感、希望特质和死亡态度等是存在主义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生命意义感是人们对自身存在和生活有清晰明确的认知并采取行为以达到目标的主观的感受。生命意义感与职业使命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7], 但很少以医学生为研究对象。希望特质是个体对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的稳定持久的心理认知评价, 有学者发现希望特质与生命意义和职业使命感均存在关联^[7-8]。有关死亡态度的研究, 学者们更多以从事与死亡密切相关工作的群体为调查对象, 发现死亡态度在职业效应中有显著性^[9], 并且职场中对于开展死亡教育需求较急迫^[10]。刘梅洁^[11]和许晓敏等^[12]发现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之间显著负相关。医学生作为未来与死亡密切接触的群体, 其死亡态度可能会对其生命意义感、职业使命感、职业规划等产生影响。医学生的死亡态度、希望特质在其生命意义感对职业使命感之间的影响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尚不明确, 且值得去探讨。

本研究以医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 了解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现状并探索生命意义感、希望特质、死亡态度与职业使命感的关系, 为提高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提出建议和思路。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3 年 3 月, 在安徽省某医学院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 1050 名医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共回收有效问卷 946 份, 有效回收率 90.10%。具体人口学变量特征见表 1。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 包含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等。

1.2.2 职业使命感量表 采用张春雨^[13]编写的职业使命感量表 (CCS), 5 点计分, 分数越高说明其职业使命感越高。在本次研究中总量表及各维度 Cronbach's α 在 0.72~0.83, 该量表可靠性较高且对于大学生同样适用。

1.2.3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梁群军等^[14]修订的个人意义清单简版中文版量表 (PMP-B-C), 问卷共 21 条目, 7 点计分。总分分数越高说明个人感受到的生命意义感越强。在本次研究中生命意义感的 Cronbach's α 为 0.89。

1.2.4 希望特质量表 采用 Sun^[15]等学者修订的中文版希望特质量表, 该量表包括路径思维 (1、4、6、8) 和动力思维 (2、9、10、12) 两个分量表。总分为两个维度的总和, 其余题目不计分。在本次研究中总量表、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67、0.72 和 0.81。

1.2.5 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 (修订版) 采用唐鲁等^[16]学者修订的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 (中文版 DAP-R 量表)。此量表将中性接受、趋近接受和逃离接受维度整合为正向死亡态度, 将死亡逃避和死亡恐惧维度整合为负向死亡态度^[10,16]。共 32 个条目, 5 点计分, 计算各维度下题目的总分。本研究中总量表及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为 0.75~0.86。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 SPSS26.0 软件及其插件 process 对数据进行分析,包括信效度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相关分析及中介和调节作用检验。检验水准 $\alpha=0.05$ 。

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 Harman 单因素结果中有 18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且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是 15.05%(<40%),因此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 结果

2.1 人口学变量对医学生生命意义感、职业使命感、希望特质、死亡态度的影响

医学生的希望特质和死亡逃避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命意义

感、职业使命感、希望特质、死亡态度各维度在年级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职业使命感、希望特质、趋近接受、逃离接受在生源地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命意义感、职业使命感、希望特质中性接受在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医学生生命意义感、职业使命感、希望特质、死亡态度间的相关关系

生命意义感、职业使命感、希望特质两两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死亡恐惧和希望特质呈负相关关系;逃离接受与生命意义感、职业使命感、希望特质均呈负相关关系。见表 2。

2.3 希望特质在生命意义感与职业使命感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生命意义感对职业使命感和希望特质具有预测作用,希望特质对职业使命感具有预测作用;希

表 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医学生生命意义感、职业使命感、希望特质和死亡态度的评分比较(分, $\bar{x}\pm s$)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生命意义感	职业使命感	希望特质	死亡恐惧	死亡逃避	中性接受	趋近接受	逃离接受
性别									
男	223	97.96±13.42	38.99±5.93	42.97±6.95	19.41±5.37	14.51±3.74	18.15±4.51	27.14±7.09	13.04±4.78
女	723	98.12±13.87	38.36±5.62	41.48±6.67	19.11±4.78	13.87±3.60	18.47±4.37	27.24±5.93	13.04±4.38
	<i>t</i>	-0.15	1.43	2.90	0.76	2.28	-0.93	-0.18	-0.01
	<i>P</i>	0.88	0.15	<0.01	0.45	0.02	0.35	0.86	0.99
年级									
大一	304	95.13±14.67	38.54±5.33	40.34±6.62	18.92±4.72	14.12±3.58	19.11±3.93	27.55±6.14	13.80±4.41
大二	151	101.50±12.78	39.22±5.54	44.01±6.37	18.77±4.73	13.98±3.58	18.61±4.12	25.54±5.22	12.60±4.64
大三	229	100.33±13.71	37.52±6.01	42.26±6.90	19.83±4.67	13.90±3.49	18.48±4.62	28.36±5.80	12.70±4.23
大四	192	98.62±13.25	38.95±6.14	42.05±6.88	19.86±5.56	14.46±4.13	16.64±4.94	27.93±7.23	13.61±4.71
大五	70	94.70±9.54	38.84±4.95	41.57±6.00	17.14±4.45	12.90±2.89	19.31±3.26	23.66±4.81	10.23±3.08
	<i>F</i>	8.76	2.67	8.14	5.53	2.49	11.01	11.77	11.03
	<i>P</i>	<0.001	0.03	<0.001	<0.001	0.04	<0.001	<0.001	<0.001
生源地									
农村	510	97.22±13.23	37.88±5.13	41.32±6.35	19.01±4.95	14.06±3.58	18.40±4.37	26.49±6.10	12.53±4.28
镇、县城	282	99.04±13.69	38.80±6.10	41.61±6.92	19.52±5.05	13.99±3.67	18.21±4.43	28.15±6.27	13.38±4.31
县城以上	154	99.19±15.38	40.04±6.38	43.92±7.44	19.11±4.57	13.95±3.83	18.71±4.45	27.91±6.23	14.10±5.15
	<i>F</i>	2.19	9.14	9.09	0.99	0.07	0.67	7.76	8.58
	<i>P</i>	0.11	<0.001	<0.001	0.37	0.93	0.51	<0.001	<0.001
学生干部									
是	364	99.60±14.10	39.78±5.25	42.80±6.87	19.53±4.89	14.16±3.89	18.02±4.67	27.04±6.32	13.24±4.46
不是	582	97.13±13.46	37.71±5.83	41.22±6.63	18.96±4.93	13.93±3.48	18.63±4.22	27.32±6.16	12.92±4.48
	<i>t</i>	2.70	5.53	3.50	1.75	0.93	-2.02	-0.67	1.08
	<i>P</i>	<0.001	<0.001	<0.001	0.08	0.35	0.04	0.50	0.28
独生子女									
是	241	98.07±14.63	38.88±6.75	41.99±7.15	19.17±5.24	13.96±3.91	18.40±4.55	27.34±6.42	13.20±4.56
不是	705	98.09±13.45	38.38±5.29	41.78±6.63	19.18±4.81	14.04±3.55	18.39±4.35	27.17±6.15	12.99±4.45
	<i>t</i>	-0.02	1.04	0.42	-0.04	-0.29	0.04	0.37	0.65
	<i>P</i>	0.99	0.30	0.67	0.97	0.77	0.97	0.71	0.52

望特质在生命意义感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R^2=0.265, P<0.001$), 且为部分中介作用。生命意义感对职业使命感的总效应值为 0.380, 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29.21%。见表 3 和表 4。

表 2 医学生生命意义感、职业使命感、希望特质、死亡态度的相关矩阵

	生命意义感	职业使命感	希望特质
职业使命感	0.480 *	1	
希望特质	0.598 *	0.438 *	1
死亡恐惧	-0.007	-0.024	-0.085 *
死亡逃避	-0.036	0.061	-0.005
中性接受	0.048	0.041	0.050
趋近接受	0.021	0.012	-0.037
逃离接受	-0.275 *	-0.131 *	-0.193 *

注: * 在 0.01 级别(双尾), 相关性显著。

表 3 医学生希望特质在生命意义感与职业使命感间的中介效应检验(n=946)

因变量	职业使命感						希望特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β	t	β	t	β	t	β	t
预测变量								
生命意义感	0.480	16.834 *			0.340	9.775 *	0.598	22.908 *
希望特质			0.438	14.977 *	0.235	6.751 *		
R^2	0.231		0.192		0.266		0.357	
调整后 R^2	0.230		0.191		0.265		0.357	
F	283.368 *		224.315 *		171.165 *		524.763 *	

注: * $P<0.001$ 。

表 4 医学生希望特质在生命意义感对职业使命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分解(n=946)

	效应值	SE(95%CI)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380	0.023(0.336~0.422)	
生命意义感→职业使命感	0.269	0.027(0.323~0.340)	70.79%
生命意义感→希望特质→职业使命感	0.111	0.025(0.065~0.162)	29.21%

2.4 死亡态度在希望特质的中介模型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当正向死亡态度作为调节变量, 乘积项对希望特质不具有显著性($B=-0.018, P>0.05$), 因此, 正向死亡态度没有调节作用。当负向死亡态度作为调节变量, 乘积项对希望特质有显著影响($B=0.091, P<0.001$) 且 95% 置信区间不经过 0。因此, 负向死亡态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希望特质之间的调节作用成立。见图 1。

将负向死亡态度加入影响路径后(见表 5), 生命意义感与负向死亡态度的交互项对希望特质有显著作用($t=4.724, P<0.001$), 95% CI [0.127, 0.308], 不包含 0。因此, 表明负向死亡态度和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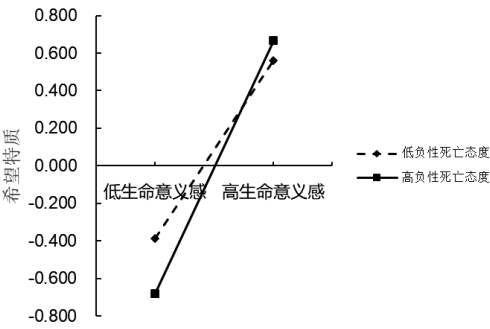


图 1 负向死亡态度的调节作用

望特质在生命意义感对职业使命感影响中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 并且负向死亡态度在中介模型的调节作用是在模型的前半段位置。由表 6 可知, 当负向死亡态度取低、中、高值时, 其效应值呈增长趋势, 即随着负向死亡态度的增强, 希望特质的中介作用随之增强。

表 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职业使命感				希望特质			
	B	t	LLCI	ULCI	B	t	LLCI	ULCI
生命意义感	0.269	9.775 **	0.215	0.323	0.777	23.336 **	0.712	0.843
希望特质	0.144	6.751 **	0.102	0.186				
负向死亡态度					-0.073	-2.142 *	-0.141	-0.006
Interact(X*U)					0.218	4.724 **	0.127	0.308
R^2				0.2663				0.374
F				171.1652 **				187.6293 **

注: * $P<0.05$, ** $P<0.001$ 。

表 6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负向死亡态度	效应值	SE	LLCI	ULCI
M-1SD	0.092	0.025	0.048	0.145
M	0.112	0.025	0.067	0.163
M+1SD	0.132	0.026	0.084	0.186

3 讨论

3.1 医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职业使命感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 医学生生命意义感对其职业使命感有正向预测作用, 生命意义感强的医学生对职业有更强的使命感。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 生命意义感是人对自己生命的价值、目的和方向的主观体验。人们对自己的生命有清晰的认识和追求, 能够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目标, 易把生命意义与自己的职业联系起来, 认为自己的职业是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 从而形成强的职业使命感。当医学生体验的生老病死经历更多更深刻时, 他们成为医务工作者的渴望更加强烈, 也更能体验到医务工作者肩负的责任与奉献。因此, 高生命意义感有助于医学生明确人生目标和职业方向, 同时职业使

命感也为生命意义提供导向力。

3.2 希望特质的中介作用

希望特质在生命意义感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医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越强,希望特质水平越高,职业使命感就越高。高生命意义感的医学生在面对生活时,对自己人生目标的生存价值有明确清晰的定位。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实现追求的目标,从而提高希望特质的动力思维水平;同时保持更持久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在探索中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提高希望特质的路径思维。高希望特质水平的医学生认为自己有能力通过职业来实现自我价值,并能明确清晰地规划自己的职业,从而提高对职业的使命感。因此,在学校教学中可以考虑通过提高医学生的希望特质水平来提高职业使命感。医学院校可以适当开设相关的心理教育课程,例如可以提升希望特质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或在职业规划课程中增加心理知识教学等,帮助医学生探索自己的生命意义、希望水平,从而明确职业方向、提高职业使命感。

3.3 负向死亡态度的调节作用

在可调节的中介模型中,负向死亡态度在生命意义感通过希望特质影响职业使命感的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即负向死亡态度越高,生命意义感对希望特质的影响越大,希望特质的中介作用越强。当负向死亡态度水平越高,人们对于死亡就越恐惧,有意识地想要逃避与死亡有关的事物。生命意义感越低,这可能会让医学生对生活的目标和追求越模糊并难以找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当遇到困难时更容易产生无力感和无望感,这与谢云天和陈涛^[17]的结论一致。但由于逃避死亡而不敢通过死亡解决自己的痛苦,在挣扎中逐渐丧失对生活的希望感,进而对职业丧失自信,降低自身的职业使命感。所以,当医学生对死亡感到恐惧和焦虑时,他们的生命意义感往往较低,无希望感更强,职业使命感水平越低。因此,医学生的死亡教育就非常重要,可以通过相关课程或实践教学等帮助医学生正视死亡,理解死亡的意义和价值,降低对死亡的恐惧,提高对生命的敬畏。另外,死亡教育可以和生命教育如生命意义感、希望特质的培养相互融合,有机地形成生死教育^[17],树立科学的生死观,从而协同促进职业使命感的提升。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陈婷,王喜臣.医学生职业使命感的现状调查[J].科技资讯,2020,18(32):164-165,175. DOI:10.16661/j.cnki.1672-3791.2005-5650-6265.
- [2] Hunter I, Dik BJ, Banning JH, et al.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calling in work and life: A qualitative analysis[J]. J Vocat Behav, 2010, 76(2):178-178. DOI:10.1016/j.jvb.2009.10.008.
- [3] Tamara Hagmaier, Andrea E, ABele.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calling: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a Bicultural perspective[J]. J Vocat Behav, 2012, 81(1):39-51. DOI:10.1016/j.jvb.2012.04.001.
- [4] 赵文姬.高职院校医学生职业使命感培育现状及对策[J].教育教学论坛,2023(1):185-188.
- [5] 李楠,王晓燕.医学生职业使命感培养现状与建议[J].卫生职业教育,2021,39(23):15-17.
- [6] Yalom ID.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M]. Printed in the USA: Basic Books, 1980:3-20.
- [7] 张春雨,韦嘉,张进辅,等.师范生职业使命感与学业满意度及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人生意义感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29(1):101-108. DOI: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3.01.009
- [8] 彭婷,张晓州.高职大学新生希望感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22,24(4):114-120,135. DOI:10.3969/j.issn.1672-9846.2022.04.017.
- [9] 郭海燕,盛婉玉,李晓敏,等.医学生死亡态度研究进展[J].全科护理,2022,20(25):3479-3483. DOI:10.12104/j.issn.1674-4748.2022.25.006.
- [10] 杨红梅,赵丹,钟海燕,等.湖南省急诊科护士死亡态度与死亡教育需求现状及其相关性分析[J].重庆医学,2023,52(8):1219-1224. DOI:10.3969/j.issn.1671-8348.2023.08.020.
- [11] 刘梅洁.医学生死亡态度与死亡教育需求的研究进展[J].叙事医学,2022,5(3):189-192.
- [12] 许晓敏,朱冰影,任凯.高职院校医学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研究[J].循证护理,2021,7(6):783-786. DOI:10.12102/j.issn.2095-8668.2021.06.014.
- [13] 张春雨.职业使命感:结构、测量及其与幸福的联系[D].重庆:西南大学,2015.
- [14] 梁群君,徐瑾,杨薇薇,等.个人意义清单简版中文修订版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8,32(7):607-614.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8.07.013.
- [15] Sun QW, Ng KM, Wang C. A validation study on a new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ispositional hope scale[J]. Meas Eval Couns Dev, 2012, 45(2):133-148. DOI:10.1177/0748175611429011
- [16] 唐鲁,张玲,李玉香,等.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用于护士群体的信效度分析[J].护理学杂志,2014,29(14):64-66. DOI:10.3870/hlxz.2014.14.064.
- [17] 谢云天,陈涛.医学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关系研究[J].赣南医学院学报,2014,34(5):768-769,776. DOI:10.3969/j.issn.1001-5779.2014.05.046.

(收稿日期 2023-10-10)

(本文编辑:甘慧敏)